

愛的教育

今代中國 文學名著

行印店書光國海上



趙錦華著

中
國
文
學
名
著
愛的教育

上海國光書店印行

愛的新育

印翻准不·有所權版

全書一冊：實價國幣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作者 趙錦華

出版者 國光書店

發行人 顏聽濤

印刷者 國光書店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山東路
二八街

國光書店

中華民國三七年四月再版

前言

七年前我讀到開明書店夏丐尊譯愛的教育，正續兩冊，感動得我流了不少眼淚。不過，亞米契斯這冊書寫得果然是好了，可惜有許多地方不適合中國的國情，似乎給我國的孩子們閱讀，還覺得有點「隔靴搔癢。」

後來，我又讀到了世界書局周樂山著的新愛的教育，覺得此書以革命前後為背景，最適合我們的國情了，並且情節也很好；可惜理論太深一點，只能合於一般青年人的脾胃却不是孩子們所要看的書！

於是，我決意要另行著寫一冊「愛的新教育」，獻給祖國的孩子們閱讀——我自不知這是什麼「名家」，我不想把此書寫得怎樣的好，怎樣的有文藝價值；我只希望每一句話，出於我心坎中的熱誠，等到寫到紙上，還希望它能維持這股熱誠，使每個天真爛漫的小朋友，能在字裏行間，受到深深的感動，以致於能盡力愛他們自己，愛他們的家庭，愛他們的學校，愛他們

的祖國！

這計劃，我早已有了，可是，數年來，我爲了生活，不得不奔走四方——生活既然是這麼的不安定，當然不允許我有靜心下來著作的時候；直到去年，我的第一個孩子誕生了，這使我不得不爲他打算着，應該如何如何的教育他，方才不疏忽了做「父親」的責任呢！

這樣，我又想起來了，應該趕快寫一本「愛的新教育」，讓他長大起來閱讀，讓天下的父母們購贈給孩子們閱讀。不是很好嗎？

愛的新教育開始寫了，我又天天督促自己，希望他可以早一日脫稿，能夠早一日與孩子們相見！並且時時警戒自己，下筆時要留心，切莫疏忽了一句話，以致遺害了孩子們純潔的心！終於，愛的新教育出版了，我戰戰兢兢地獻給小朋友們，算是我的一點微小的禮物；這幾句話，就把它當作本書的前言吧！

趙錦華

目次

前言

第一篇 童年的回憶

一 慈祥可愛的父親	一
二 最初教我識字的二哥	一一
三 入學	一五
四 溫和的女先生	二二
五 在家塾中	二九
六 失怙	三五
七 我在小學校裏	三九

目 次

二

八 舉業的那一年	四九
九 挣扎時期	五六
第二篇 在中學的階段裏	
一 無限的歡笑	六三
二 對我最有影響的先生	六八
三 友愛與競爭	七五
四 折居	八一
五 初戀	八六
六 轉學成了泡影	九四
七 我做了一次雞人	一〇一
八 募捐	一一二
九 劇時代的轉變	一一八

一〇	動的生活	一一二
一一	籌募平民學校基金	一二六
一二	薄倖	一三〇
一三	都是我的好朋友	一三四
一四	取入理科	一三九
一五	兩月相違	一四四
第三篇	鑽進了社會圈子	
一	動盪期中	一五一
二	不可解釋的「謎」	一五五
三	到農村去	一七三
四	時代造成的結合	一七九
五	「新時代」	一八五

目 次

四

六 社會的改造	一八九
七 跨進一次大學的門	一九六
八 故里的訪問	二〇四
九 在福建	二〇九
一〇 再現光明	二一五
跋	二二二

第一篇 童年的回憶

一 慈祥可愛的父親

那是一個四月清和的天氣，不大冷也不大暖。父親是愛下象棋的，在這時令的日子裏，他尤其是歡喜和他的老友下棋。這一天，他又在和他的友人蔡鶴年下着棋。祇有七歲的我，那時却緊靠在他的身旁。

「令郎在外國讀書，一年大概要花多少錢？」父親一面在下棋，一面却偷閒問起那位蔡老伯的話。

「他在日本，每年大概要一千元左右，如果到美國，總要兩千元。我的兒子從大學到現在出國留學，整整使我負了兩千元的債，這筆債我打算賣了田去還。田，在我却没有什麼愛惜，可是兒子的教育比田更其重要。」有決心培植兒子的蔡老伯，一手捺着棋子，一手在抹着鬍鬚。

回答父親。

「我也是這樣想。我一個大兒子和姪兒，都已跟我經商了。我這個小兒子，」父親當時用手拍着我的頭，似乎在示意蔡老伯來注視我，看看我將來可不可以造就。「也打算在他身上花一筆錢，讓他進學校，將來到外國去一趟。」父親的口氣像在徵詢蔡老伯的意見。

我那時雖很幼小，但也曉得是談論我的問題，兩顆小眼珠滴溜溜地緊盯住蔡老伯。看。「這孩子很聰明，錢是一定不會冤花了的。」蔡老伯很親熱的向我點着頭。

「你以為他這樣定可以造就，那我就決心將來送他進學校。像我做生意的人，祇知做生意的門檻，何嘗想專門發財，捨不得花錢在兒女身上？大的兒子和姪兒做生意，不過是使得我日後的事業託付有人。我對於小兒子，一定要照着你的意思去做，這以後倒得要請你來指教。怎樣使他進學校，怎樣送他到外國？」

這一席話，在我小小的心頭，却給予了我一個永久的記憶。「進學校，到外國。」這個簡單

的意念，很深刻地刻劃在我的腦經中，在那時我想：學校一定是很好玩的地方，外國當然更比學校有趣，我幾乎喜得跳起來。我覺得他們對我是這般的好，我愛我慈祥的父親，我也愛那個對我表示好感的蔡老伯。從此，更使我覺得世界上一切的人類都是可愛可親！

父親待我確實是有些偏愛，也許因為我是他最小的兒子吧。（在我以下一個叫做小花子的弟弟，四歲上就死了。）日常他總是攜帶着我，除非他親自到外埠去辦貨；不然，他到那裏，我便跟到那裏。

雖然他是年將五十的人，還是愛和女人接近，兜搭，偷空就逛到相熟的情婦家裏。母親有時和他爭吵，效力却是很少。祇有我可以撒嬌的牽制得住他。

有一次，在暮靄蒼茫的黃昏時候，父親悄悄地攜帶着我到外邊去，我知道又是到那個姓汪的婦人家裏。這一天，母親早就叮囑過我要是父親到不相干的婦人家裏去，一定催他早點回家，我心中默默地遵守着母親的吩咐。

到了汪家，父親幾個老友，也先後絡繹地來了。

拉開棹子，搬上酒菜，菜是比平常豐盛可口，看樣子今天像是有什麼事。我那時不管「三七二十一」，逞着小孩子的脾氣，儘量地放肆起來，要吃這個，要吃那個的，鬧個不休，故意的和他們搗亂，父親也是沒奈何。飯吃過了，似乎要湊成牌局，我想父親如果闖牌起來，說不定準是一個通宵夜，那我對於母親的使命，第一天就要失敗，小小的心裏却不甘示弱，居然被我想出一個計策來了。我當時緊捧着肚子，直哼不息：「肚肚痛，爸爸快回家去肚肚痛！」我這個計策實在是被菜飯脹飽了，肚子有些難過而想起來的。起初，父親只是在哄我，那個婦人也趕到我的面前來拍我，我看這樣仍然不能奏效，父親還沒有準備回家的意思，我率性大鬧一下，隨即放聲嚎啕大哭，硬拖着父親的衣角要走不依，我就躺在地上了。這時，嚇得父親面孔失色，那婦人也有些驚慌，父親的幾個朋友也不知如何措手是好。最後，父親沒法，只得抱着我回家，臨走給了那婦人幾塊錢。

在走的一剎那，我偷偷地觀着那婦人一眼，而孔上她真的流露着在爲我父親擔憂，我表
面雖在哭，心中却暗自好笑，「大人們竟被我這小孩子欺騙了！」

我看著那婦人的可憐相，要不是爲了母親的使命，我實在不該用欺騙來破壞那個忠厚的婦人。「除了慈愛的母親以外，那婦人也是可愛。」我心裏這麼想。

我勝利歸家以後，母親用如意油給我在肚皮上揉摩了幾下，我便停着不哭了。這計策在父親的面前，始終沒曾拆穿。過了幾天，小孩子的頭腦裏，根本就把這事忘記了。

父親的威嚴，很是可怕；不過，他輕易是不大發脾氣的。在他的雷霆震怒之下，全家沒有不胆顫心驚。上至母親，二叔母，下至大哥，二哥，大姊，二姊，三姊，以及各店的夥友，無不懼怕他。祇有在幼小的時候，不很懂事的我，不買他的賬。

在那個時候，我們的家庭，人口有這麼多，是這樣一個大的家庭。他主持着三爿衣店，店夥學徒連燒飯的工友，一共有二十幾個，一切重要的事，他都親自過問，店中從不曾有差錯。他待人極其寬厚，人家畏懼他，同時也敬愛他。

種我們家裏田地的鄉農，非常的愛戴他。在秋收估作租額的時候，祇要種田的多嘆幾聲：「老主人家今年田地實在收不起來，讓三石吧？可憐可憐我們種田的，一年到頭累得要死！」

「好好讓一石罷吧？」他看看種田的還是在嘆苦。

「好，再讓一石罷，多了却是不行。」隨即他就作了最後的決定。

所以老種我們家裏田地的農夫，都知道父親的脾氣，在要求父親減租的時候，開口比他所希望的，總要多上一倍，結果從沒有不達到他們的願望。而在父親方面看來，並不是甘受他們的愚弄，他認為種田的是世間上最勞苦的人，他願意把田租減得很小很小，比人家特別小。我們一年祇收到六百石租，要是在旁的人家，五百畝田恐怕要收入百石了吧？我家這些種田的，背地裏沒有一個不念着老主人的恩德。

我家的店夥和種田的，都非常喜歡我，他們不是攏着我手帶我出去頑耍，就是送東西給我。我常對他們放刁，喊着要他們抱我，兩隻小手常在他們嘴巴上敲打，老年人的鬍鬚，有時竟會被我扯掉。我對他們很是親切，雖然有時被他們鬧着哭的時候，但却愛他們帶着我玩，我總覺得他們很好，誠摯可愛。

父親對待勞働階級如此的寬厚，這也由於他是出身勞働階級的關係，他有着勞働者的

實際生活和經驗，他極能體察勞働者的痛苦。

在洪楊革命的那個時期，全國都在動亂之中我們的故鄉——湖北廣濟，正是一個不能安居的地方。祖父，祖母，伯祖父，伯祖母，父親和叔父，一家人驚驚慌慌的奔逃，直跑到安徽××的地方。局勢纔平定了下來。

一家人既逃難到了這樣一個生疏的地方，舉目無親，第一步就要趕緊尋覓生計，他們那時雖沒有資財，所幸的還有年富力壯的人力，和一種吃飯的手藝。他們隨即租定一所很小的房屋，便開起了成衣鋪，日夜孜孜不息的做着，生活總算混了過去。

是後幾年，祖父又回到故鄉，領了童養媳的母親來幫着做活。母親一天的生活真是不輕，白天既要燒飯，晚上還要做工。一家人的刻苦勤儉，由成衣鋪而擺起衣攤來了。等到叔母來歸的時候，由衣攤又開起小衣店，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。其間，伯祖父和伯祖母却回到了故鄉。

正如草木逢春欣欣向榮的我們一家人，中間忽然起過了一次極大的波瀾，幾乎使這日漸興盛的家庭陷於傾覆的境地。

能幹的祖母，性情却是極其強硬，一天到晚的料理家務，辛苦的做着，對於祖父真有極大的幫助。祖父也是一個極暴躁的性子，他和祖母不吵則已，一吵就很驚人！這一次，爲了一件細小的事故，在兩不相讓的情況之下，意見竟趨決裂，孝順的父親和叔父，兩邊叩頭求和，仍是不能圓滿的言歸於好。

一個晨光曦微的早晨，忽然發現祖父失蹤了，全家正在驚惶着，預備出去尋找，繼而又發現在家中所有的現款，竟被祖父席捲而去，祇留給父親一紙簡單的字條。

庚兒：

我回故鄉，錢我已帶走。

父字

這一吵竟把祖父單獨的氣走到故鄉，祖母又懊惱又氣恨，簡直大哭了幾天幾夜不息，家裏分文又沒有，急得父親一籌莫展，店門真要關起來了，幸虧祖母手邊還有一些錢，拿出來持門面開支。過了很久的時間，家裏纔回復元氣來。